U
101
Y8
1639
V.8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謀卷之二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鄧禹進說光武

王莽既誅。大司馬劉秀（字文叔）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羊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于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

（同符高祖）

（數語失大體）

四海禹得効尺寸垂名竹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
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皆賊號之屬動以數萬更始
旣常才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
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
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
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
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
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
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

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宿止於中中謂幕府中與定計議每任諸將多訪于禹皆當其材

虛懷

芑山氏曰蕭相國云養民致賢禹云延攬英雄以悅衆心皆有裨于漢禹爲中興功臣實本諸此

或曰韓信說高祖於南鄭鄧禹見光武于河北孔明對先主于隆中皆以立談數語決天下大計其後成敗大小皆如所策蓋胸中計畫素定出身許國舉而措之耳

邳彤議西還

薊城反應王郎城內擾亂大司馬秀趨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馮異進豆粥渡滹沱河至南宮。南宮漢之縣名屬信都國本朝屬眞定府遇大風雨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秀馳赴信都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和戎郡名莽分鉅鹿郡爲和戎太守邳彤不肯聞秀至大喜皆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根本之固明公固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

中興氣象郎寓于此

子瞻謂邳彤爲東漢第一

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毋背成主王郎爲已成之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正義曰地名在東海郡此說無確據綱目正誤云今按是時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故號城頭子路有衆二十餘萬又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劉秀欲依之軍中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形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先聲後實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

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犇命兵非犇命來歸之兵按漢書昭帝紀益州夷反註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赴急難今吏反當兵不足以討之故權選取精勇聞命犇走故謂之犇命李斐曰言急也顏師古曰犇古奔字移檄邊郡共擊王郎郡縣還復響應

聲實竝用

或曰邳形指畫彷彿蕭相國勸高帝王漢中關係漢室不小馮異聞西還之議獨默然亡可否何與

卓菴氏曰劉秀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任光以為不可及多作檄文又曰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

都兵百萬從東來。盡入其軍中。則人知有子路子都耳。是徒為彼聲勢也。假其名以合衆。衆合而所嚮響應。則人又惟知有大司馬劉公矣。此以虛致實之法。

耿弇議罷兵

更始遣使立劉秀爲蕭王、(蕭縣屬沛郡)王居邯鄲、晝臥溫明殿、(漢趙王如意殿)耿弇入請閒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佯言)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更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銅馬赤眉之屬頗衆。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于

山東貴戚縱橫于都內謂長安虜掠自恣是以知其必敗也公以義征伐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它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貳離異也于更始

芑山氏曰非至是始貳于更始前此寢默委蛇以軼等甚橫特身晦明夷之道耳若更始之不克恢復光武蓋久知之

鄭興諫嚴急

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

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典奏及之。

芑山氏曰。嚴急雖與廢弛異。然不知柔克。卒不能致治。蓋羣臣愈惶促。則愈欺罔耳。觀李斯督責無益于秦可見。

惟適氏曰。月行疾。非專言事應。亦因事納規之法。

光武親征隗囂

光武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

○此○論○自○正○　○

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尤（尤猶同）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兵有必破之狀、又于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部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

十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適當也會見之儀各有當也）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于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右進幸上邽（歙先是將二千餘人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它也、囂終不降、于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

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其後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登城呼漢軍曰、為魏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救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等退敗、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芭山氏曰。使光武不自將。而遣馬援往征。則得之

矣。何至悔不用囂策。

或曰。囂初祀漢祖宗。血䩞盟衆。數莽罪惡。名爲應漢。後降更始。方望止之。不聽。及長安亂。逃歸天水。立于叛服之間。光武平齊以還。獨蜀不肯下。乃遣諸將從隴道伐之。爲囂計。宜率兵效命。組述歸漢。功且十倍竇融。顧惑于王元。反覆抗拒。卒至身死地喪。豈非愚而無斷者哉。

吳漢攻成都

光武帝戒吳漢曰成都（指公孫述）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時吳漢已拔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迫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與鄧隆朱浮討彭寵同失）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出兵綴（綴牽引之義或云猶羈紲也）公以大衆攻尚尚

彼公卽敗矣幸亡它者（幸而無它虞不至敗衰也）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爲二千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刧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果如帝言）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于江南幷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于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 用虚
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 轉敗為功
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于是
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 略猶過也 尚而擊公
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
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于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于郭中 郭中指成都 臧宮拔緜竹破涪城 今緜竹縣
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郪 二縣名 與吳漢會于成都

芑山氏曰。置劉尚離地而能合。漢特冀倖萬一。使豐吉智出漢右。未有不挫敗者也。雖深自譴責。不至僨事。識者當以漢爲戒。

宋均矯制降蠻

漢建武二十五年、謁者南陽宋均監馬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饑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

汲黯臧宮矯制與此同非甘陳比

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帝嘉其功

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以示寵榮）

或曰傳云○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宋均蓋得此意○

芭山氏曰○宋李覯云○用兵之法○一步百變○見可則進○知難則退○而曰有王命焉○是白大人以救火也○未及反命○而煨燼久矣○曰有監軍焉○是築舍道邊也○謀無適從○而終不可成矣○竊迹其原○蓋知之不盡○信之不篤也○知之不盡○恐其不賢也○信之不篤○懼其不忠也○不賢而無所制○則或敗事矣○不忠而

無所顧則或生變矣然恐其不賢胡不選賢而任之懼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今茲兵興矣將用矣惟上心曠然與忠賢爲一體無置節月于其間則功業易成也按盱江此論與宋均語意相發明後世人主能選賢擇忠則不必束之以詔令持之以親貴不能選賢擇忠而欲與之一體安在其能成功哉

以親貴不能遽賢擢德而欲專之一體安在其統

後世人主能遽賢擇忠則不必束之以詔令持之

則功業易成也按所記此論與宋均語意相發明

矣惟上心灑然與忠賢為一體無置節目于其間

之權其不忠胡不擇忠而使之今玆兵興失將帥

無所建則致生變矣然欲其不賢則不當置而任

班彪議報荅北匈奴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綱目書乞和親一而已乞卑辭也）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光武帝下三府（太尉司徒司空）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應荅失言則墮其術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與漢合和爲市也）重遣明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

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荅之辭。令必有適（適當也報荅之詞必有當于事情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爾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匃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竝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國。其後郅支忿戾。自（防其反覆陳其利害）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

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韣丸一

矢四發。藏弓爲鞬藏箭爲韇丸卽箭服也十二矢爲一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有以齎朕不愛小物于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芭山氏曰。班氏深得制馭匈奴之法。當與孝文尉佗書竝傳。

班超執兜題

永平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范史云疏勒國去洛陽萬三百里立其臣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逆遣猶言豫遣班超未至而先遣田慮故曰逆或云逆謂上書猶今言上表謂奏上而遣之周禮宰夫主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注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于王謂于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按此辭不合理若以逆爲上書何不直云奏遣且超已至疏勒又何暇上書于朝敕慮乃超戒敕之非詔敕也先往降之、敕超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

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續漢書云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于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

芭山氏曰不殺兜題解遣龜茲欲暴其所長使他國震恐此術超往往用之

章帝遣兵救耿恭

永平十八年、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寵于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明帝崩 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爾雅五狄有白屋王一種 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章帝詔公

卿會議司空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二部謂關寵耿恭）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旛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

會議敗事如此今天下亦然

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芭山氏曰。遣兵赴急。鮑昱可謂遠慮。然自孝武圖制匈奴。通西域以耗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邊自是無事。迨竇固使班超。紛紛多故。西域雖遣子入侍。甫三歲。即有攻沒都護之舉。綱目備書之所以戒也。論者皆侈言超奇功。非也。

三漢文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也山只日遣兵使急亂是可謂遠慮深自李武國
制匈奴通西域以斷中國世祖鑒之閉關謝質西
遂自是無事安寶固使班超緣紛多故西域雖遠
于人借兵三歲即有攻沒都護之事綱目備書之
所以賊也論者皆咎唐延壽之非也

宋意諫擊北匈奴

漢和帝永元元年（帝諱肇之字曰始）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輙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故胡新降精兵、（故胡南部舊衆新降北部來降者）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一舉平之、

（時章帝既崩天子肇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已赦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京之子宋均族子）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建武時受南單于降至是四十一年）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謂破殺優留單于也）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

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念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策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懼都鄉侯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于屯衛中而歸罪于暢弟剛賊曹何敞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爲車騎將軍發兵北伐匈奴

以私廢公

誤國

或曰耿秉誤用以夷攻夷之術當以宋意論爲正

袁安諫立於除鞬

漢和帝永元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爲單于、初北單于既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單于名）自立爲單于、遣使欵塞、竇憲請遣使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繇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言其議雖已奏上而上意從否未定也）安懼憲計遂行、又獨

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北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北部立比爲南單于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于所養。所養謂南單于建立于無功。無功謂於除鞬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謂章和元年斬優留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

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埶詆毁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和帝竟從憲策

或曰憲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言

初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遣將兵長史王輔與任尚共追討斬之

詔以牧守子弟爲郎

漢安帝諱祜之字曰福永初元年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詡武平人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棄則三輔爲極邊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

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後故（見凉州必不可棄）也凉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于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于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于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憾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乘海内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爲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

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微子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敎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于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或曰。是後北宮伯玉王國閻中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

惟適氏曰。詡不棄涼州。其慮甚遠。然騭繇是惡詡。欲中以法。君子譏之。

虞詡爲朝歌長

鄧騭以議涼州事惡虞詡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即援族孫）稜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爲君憂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

設三科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刼者爲上傷人偸盗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賊出市里吏輒禽之

此術今不可行恐傭作賊衣者胥化爲賊耳奈何

用誘　用伏

芭山氏曰傭作賊衣綵線縫裾可以愚愚賊不可以捕黠盗惟寛假辔策乃可責成後世雖少所拘閡貪目自便而已寛嚴之間不可不慎

虞詡騎兵逐羌

漢安帝元初二年、以馬賢代龐參領護羌較尉、復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雄（雄超長子）屯三輔、懷縣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埶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埶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尾者隨其後而擊之也）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

騎擊杜季貢漢陽人與羌通謀于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時羌寇武都故遷詡武都太守。有將帥略以爲武都太守

芑山氏曰。二十人共市一馬。獨當時能行之於郡兵耳。今欲令各出市馬錢。則脫巾譁者比比。豈足以制虜賊哉。

班勇議益都護屯田

漢安帝永寧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車師後王名）共殺後部司馬（初元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及燉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迫急、求救於曹宗、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索班之耻、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絶西域、鄧太后聞軍司馬班勇（勇超少子）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遏障塞、于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

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明帝年號再攻燉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虎臣謂父超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和帝年號莫不內屬、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備償也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前負、負敗也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

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較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于寘鄯善心膽北扞匈奴東（絕匈奴生路）近燉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燉煌後置副較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鄯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

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鐔
顯（鐔音尋）廷尉綦毋參司隸較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
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
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
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邑姦
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
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
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
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

河西城門。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必將復有晝閉之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長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抄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

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來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埶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漢置大原府兼置并州涼謂涼雍也漢改雍州曰涼州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于是從勇議。復燉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燉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河西。大被其害。

芭山氏曰。昔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亦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

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復爲邊害。使盡行勇計。亦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勇曰鄯善車師。時有叛者。皆繇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此言深切情理。安帝時。楊竦將兵至楪榆擊封離等。大破之。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繇此觀之。長吏得人。牧養不失宜。蠻夷自不生變。然則今天下欲令百姓不爲盜。在守令得其人而已。

李固駁討蠻寇

漢順帝永和三年、帝諱保之字曰守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敗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日三十里、爲程而兗豫去日南

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眞日南（皆郡名）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羌叛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自徵還以兵付刺史張（今官兵亦然）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任音人堪也）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後世不選將帥爲太守宜其城陷而賊若橫也）

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芑山氏曰邊陲有急輕言調遣皆不深思其弊耳

李固駮議確

詔除并涼租賦

漢桓帝延熹元年、帝諱志之字曰意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陳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忝膺揚之任。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更卒更錢也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于困尼。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德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至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殫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緣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出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

租賦更役也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二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嘗用也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代之是時梁冀暴虐日甚龜上書請誅之不省不食而卒

用人無成效類如此

冀誤國可誅

忠

芑山氏曰縣龜之說而推行之將帥無不忠牧守

無不良天下繇是可治豈獨有功西州邊鄙哉雖然今天下類皆懼逆上者取過目前耳諸大臣不聞有不食而卒如龜等者嗟乎忠節之難如此

惟適氏曰宋丞相文天祥上皇帝書曰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輙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夫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于宮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

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于境外侵迫之寇。而內之陰邪。當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愚按陳龜孔明文天祥。蓋皆先內治而後外寇者。後世君相。當三復斯言。

段熲擊東羌

漢靈帝建寧元年（帝諱宏之字曰大）初護羌校尉段熲（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欲令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埶欲更招降坐制

強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執窮雖服兵去（切中今日勦賊機宜）復動惟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執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

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熲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皆恐。熲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

似背水陣。

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

芭山氏曰。戒諭將士。頻班定遠激怒三十六人子意頗或別有術略。所恃者非區區利刃長矛也。然宦者王甫曹節等。奸虐專柄。頻以輸貨得太尉。既而甫使門生于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司隸楊球奏甫頻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自臨考之。甫父子悉死杖下。頻亦自殺。僵磔甫屍于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頻故附宦官王甫者。雖忝竊太尉。卒與甫同敗。突擊東羌特銖兩之效。惡足贖其罪哉。

漢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媚中官）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

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況今人財始乏事劣昔時乎○事見和帝永元五年自匈奴逃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疥瘡搔痒也搔本作瘙音燥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瘭必燒反音瘭疽[illegible]也方今

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于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之虜較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

痛切

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望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八月遣夏育

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夫檀石槐鮮卑大夫名也桓帝延熹九年自分爲三部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

芭山氏曰。本朝于慎行云。子雲伯喈。一代儁儒。邕之坎壈。猶甚於雄。其始上對災異。指斥嬖倖。爲中官所中。徙朔方。後有詔赦還。又爲王智所奏。亡命江海。積十餘年。乃始受董卓徵辟。艱危困窮中。

受知于卓伏哭請葬固其宜也視雄仕莽相去遠矣愚謂此論謬甚蓋士雖瀕死必不空苟附權貴邑應卓徵辟其識已陋伏哭請葬有道所必不取如于氏之説則凡窮困而爲不義爲姦雄盜賊之徒者皆當有恕辭豈孔孟成仁取義之道哉學者不可不知

皇甫嵩破張角

漢靈帝中平元年、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分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郡縣莫解其意、反（愚謬至此）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揚賜上言角誑耀百姓、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留中、司

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日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失弭亂之方）帝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空文何補）黃巾賊（即張角黨）日橫京師震動帝問計于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因事納規）今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惟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嵩規之子）

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州黃巾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郭勝段珪宋典等皆封侯貴寵帝嘗言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天子亦媚中貴乎）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帝嘗欲登永安（永安宮在北宮東）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使尚但（尚姓但名）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帝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諝徐奉事發帝詰責（肅主）諸常侍曰爾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今黨人更為國用爾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言其欲以廢立也）數讀霍

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

寃

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郎中

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

之者其源皆繇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

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

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

庸主

布告天下可不煩師旅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

以利餌帝

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至雒陽詔獄並出家財助

世英主皆墮此輩術中

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十常侍固

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誣奏鈎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戰皆破斬之

芑山氏曰使楊賜劉陶之言得行黃巾不難撲滅何至潰裂如此之甚惜當日主聽不聽耳但重募角等遂賞國土陶未免爲三十六方所恐豈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角等果應圖讖哉

出一人義者不御史承旨遂議奏劾學者[illegible]

所糾[illegible]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攻破

斬之

芭山氏曰使楊賜劉陶之言得行黃巾不難撲滅

何至潰裂如此之甚惜當日主聽不聰但重[illegible]

角學遂貫國士陶未[illegible]為三十六方[illegible]忠[illegible]作言

傅燮議棄涼州

漢靈帝中平二年、西羌反、北宮伯玉邊章韓遂等寇三輔、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騷動。烈爲宰相不思所以（宰相失策至此○）○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居

（○○○作○一○句○讀○言○涼○州○雖○一○方○實○萬○里○所○繫○）○

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爕議

芭山氏曰是時三公往往因當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段熲張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皆先輸貨財乃登公位崔烈爲崔寔從兄因傅毋入錢五十萬爲司徒烈媒進如此非極蔽則不忠耳惡知禦虜弭變之道哉後世人臣宜以崔烈諸人爲戒

劉陶言亂由宦官

漢靈帝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劉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復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嘗懼其輕出河東馮翊抄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更豕突上京河東東南至雒陽五百里耳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

不應雖有田單陳平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之民皆已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壺關之谷在上黨）冰解風散惟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步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鬭生之計西羌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溫嘗附宦官）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

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太較言天下大亂皆繇宦官宦官共譖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四方安靜（此亦所樂聞者）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可涕）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後世小人誣陷君子亦如此）

芑山氏曰陶言亂繇宦官切中當日膏肓如靈帝不悟何言出身隨忠不補國後世惜之雖然陶死而漢之亡益決矣綱目特書殺諫議大夫劉陶蓋予之也

古方略註　卷之二

四五　忠貞堂

劉備詣諸葛亮

初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家于南陽鄧縣號曰隆中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中山在城西北二十五里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無識惟潁川徐庶字元直先名福本與崔州平。州平崔烈之子烈事靈帝以入錢爲公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字德操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龐德公從子徐庶見備於新野。鄧州新野縣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

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繇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司馬光因魏史舊文帝魏寇蜀謬甚）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猶言顛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時劉表爲荊州牧）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

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張松法正輩鄙未與亮交亮逆知之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

○文中子云○

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

○孔明不死禮樂其有興也須知禮樂卽寓政治內

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

孔明得出處之正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蓋交予之也

或曰先主不與吳合從伐魏而獨脩匹夫之私怨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是時孔明既遇先主

當此興亡得失所關。獨無一言匡正。及先主既殂。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始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不亦左乎。孔明之志。非不欲結吳伐魏。然不能得之於先主。而徒以身當之。意者君臣之間。言有所不能入邪。何以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嗟乎。士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劉備進兵漢中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策料也）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等屯下辯。操遣曹洪拒之。

或曰三策有區畫語及尊獎王室尤度越吳魏諸人。

昭烈自將伐吳

昭烈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魏亦未易滅）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眾漢主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孔明不能止備伐吳以言不相入也）

宋陳亮曰英雄之主所謂置私忿而未嘗求復者非以私忿之不當復而義有大於私忿者也夫劉

備之荆州孫權假之也權不假之其曲在權備不復之其曲在備備既得益州權遣使請荆備不以復而天下皆不直備權一舉而破三郡再舉而梟關羽何者師直爲壯也然備之於羽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羽既就戮備不勝忿遂大舉以求復讐而不知魏者國家之深讐非特一關羽之比呉者一家之私忿猶有唇齒之援也備既舉兵權遣使求和而威怒不許是怒敵也兵向西界平地立營而亡它奇變是輕敵也誰謂備爲識大計也故夫以

私忿興師而又怒之又輕之者可屢爲哉

芑山氏曰趙雲畫利害甚至而昭烈不聽適自取折辱耳慙恚何益昔光武非不恥更始殺其兄縯然終不以私忿敗事惜昭烈見不逮此

惟適氏曰雲諫伐吳即孔明結好之意使昭烈主此則漢猶可爲如不聽何亮于此時不能力爭何與

鄧芝使吳

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主上[蜀後主禪]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乃遣芝以中郎將脩好於吳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似縱橫家言與毛遂語氣同]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國小勢偪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四州荊揚梁益]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二江之阻合此二

○卽○六○國○合○從○之○術○利○而○誘○之○○○○○○

長互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則鼎足而立大王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

○○○○孰○而○禁○之○○○○○先○聲○而○後○實○○

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

○○○○○○○○○

南之地非復大王有也吳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芑山氏曰鄧芝用毛遂故智是時孫權以改元拒魏方與漢脣齒相依故芝言易入耳使吳力足圖魏將并蜀吞之豈肯重申前好哉

丞相亮遺司馬懿巾幗

漢建興十二年。進軍渭南。魏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懿巾幗。巾幗女子未笄之冠幗音慣同古對切懿怒佯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芑山氏曰。孔明所云本無戰情。蓋深知懿者。

本朝陳仁錫評綱目至上表請戰云。懿每以不戰

制漢是其長也。而激之輒怒。是以終亮之世。不能勝漢。信如仁錫之言。則是懿眞怒。眞欲與蜀戰。豈非惑哉。讀史而不能推原本末。論世知人。其弊不至于顚倒是非。亂學術。害名教不止。後學宜慮之。

姜維圍狄道

延熙十六年姜維（字伯約天水人）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正論）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枹音膚）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項泰軍到東西合埶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在洮水西）與漢人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于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萬

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戰國策昭陽爲楚伐魏復移師攻齊以陳軫諫乃止今維拒翼之言何也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魏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幷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

乃與鍾會俱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谷之實。按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略陽耳櫟音藥藥略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譌也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爲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轒轀。三月乃成。言孫子以攻城爲不得已也距堙距堙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

之執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遁走城中

凡揚言皆偽不可輕信宜察其實

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更擇軍守狄道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

此術可行

事輙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希罕簡省也上事謂上之事

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大將軍司馬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

芑山氏曰希簡上事但不欲虛聲動擾天下耳其間自具區畫非後世觀望欺匿者比

余垣　較正
孫 余維樞

古方略講卷之二終

古方略謀卷之三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靖等伐梁

唐武德四年、高祖諱淵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荊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攝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行、以廬江王瑗爲荊郢道行軍元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黄州總管周法明出夏口道、以擊蕭銑、銑故梁子孫因隋亂據荊楚欲復故業時峽江方漲、諸將

請俟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江漲（因利）。倏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

芭山氏曰。掩其不備。兵家之恒耳。非有奇計。未盡藥師之長。

秦王世民諫徙都

唐武德七年、突厥入寇、或說高祖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欲從之、令行視樊鄧之地、將徙都、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避之、爲百世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志滅匈奴、況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高祖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

（誤）（因噎廢食）

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虛言也。高祖乃止。

芑山氏曰。遷都避寇。非長計也。世民所見自正。

卓菴氏曰。監古齒後。非太宗不能爲此語。自古未有人主不學。而能長世者。觀高祖與世民之論可見。

常何薦馬周

唐貞觀三年、清河茌平馬周、字賓王先補州助教不以講授爲業刺史督責乃拂衣去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旱、太宗令百寮上書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太宗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太宗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俄拜給事中。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唐○書○亦○不○載○

○近○代○保○任○能○如○此○得○人○者○

○根周立朝少○所表見

芭山氏曰。中郎將不欺主。不蔽賢。三百匹絹。惡足以旌之。後世士大夫闒茸。諸制誥書疏。率令它人

具草。竟版行于世。妄自矜負。欺主蔽賢多此類。況又有甚此者乎。

又曰。按馬周有機辯。岑文本嘗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删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其所陳便宜二十餘條。通鑑綱目當節錄數條。以明馬周之説之可行。槩削非是。

議處置突厥

唐貞觀四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犇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虜爲民、溫彥博以爲徙於兗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此豈可爲訓、）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不可畱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

則請服彊則叛亂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爲腹心之疾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

足以爲戒

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間遂爲氈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曰王者天載地覆靡有所遺今

彥博之論大矣不如魏徵切當

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

不得經傳大義

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

彥博用夷亂華誤

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本朝于慎行曰突厥頡利唐初雄據北荒高祖嘗稱臣事之太宗卽位未幾俘之闕下舉國爲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命哉蓋突利可汗頡利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撻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于唐初然而桀驁於彼臣服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本朝陳仁錫曰：唐室世受其亂。淩淫至于五胡亂華，而其害尤酷，皆基于此。

邕山氏曰：四夷君長嘗詣闕請帝爲天可汗，太宗許之。凡璽書賜西北君長，皆自稱天可汗。按北狄在漢爲單于，在唐爲可汗，皆夷虜之稱耳。而太宗輙以天可汗自稱，蓋自矜其能臣服四夷，後先罕與爲比，不知胥中國衣冠而左袵之也。高宗咸亨中，甚有敕突厥酋長子弟給事東宮者。戎狄醜類入侍軒闥，孰謂非太宗作俑哉。于愼行欲深明制

虜之術。宜携其黨以孤其勢。遂歸功太宗。然質諸古聖王來則禦去勿追之道。識者頗以爲未合。後世好大喜功之主。妄謂胡越一家。至窮兵黷武以爭之。則又惑之甚者也。

卓菴氏曰。漢武通西南夷。後世非之。太宗此舉。是亦未知春秋譏會戎之義也。

魏徵議立高昌

唐貞觀十四年、高昌王文泰、高昌西域國名漢車師前王之庭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土沃穀麥再熟西戎諸國來朝貢者皆塗經高昌文泰後稍壅絕之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侯君集攻之、智盛出降、下其二十二城、太宗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若以爲州縣○當復遣兵鎭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太宗不從、歲發兵

綱目書侯、君集滅高昌病唐也以、高昌無僭○夏恣罪○而唐恃兵力○以滅之也

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取高昌調人屯戍破產辦裝死亡者衆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敝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願擇高昌子弟使君其國永爲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太宗弗聽後乃悔

芑山氏曰魏徵褚遂良之言非不深切著明而太宗皆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

魏元忠上封事

唐儀鳳三年高宗（太宗第九子諱治）以吐蕃爲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太學生魏元忠（宋州宋城人）上封事曰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及方略故陸機著論

（近日好言經綸然罕實效何也今學較皆習騎射果能滅虜寇否）

辨亡無救河梁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

（此選將法蘇洵云將特一大有司非也）

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

未。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

語恒義備

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緣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勳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勳

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鼎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爲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帝善其言○

○薛郭未可○同科

馬政之一○端

○非○增○價○不○可○

芑山氏曰○名將率繇貧賤○選用不必皆將門子弟○此論足破成格○獨薛仁貴郭待封○罪有本末重輕○

法宜閱實分別。大非川。待封不用仁貴策故敗。仁貴尚有可原。嚮者大司憲樂彥瑋。郎軍按敗狀。阿史那道眞。同仁貴待封三人。皆免死除名。愚猶謂輕重失宜。而元忠輙欲比仁貴於道眞待封。同罪而併誅之。不亦甚乎。夫有罪不誅。固不足以懲諸將。誅之而不當其罪。則雖日殺數千萬人。徒滋暴耳。何益理亂哉。元忠早誅仁貴一語大謬。

按　本朝于慎行云。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聞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引去。回紇

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羅拜而退凡文武大臣爲敵人所服者愼不可輕爲罷徙以快敵心葢國之重輕繫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刻核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往往折長城于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爲短氣觀于氏此言葢見仁貴之于唐罷徙且不可輕況以纎罪而受重誅哉于氏所見與予同

裴行儉襲都支

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安西鎮名）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李敬玄與吐蕃戰副總管劉審禮深入敗績）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事見高宗調露元年）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高宗從之。命行儉冊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州、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自隨、且揚言天

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向史邪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徐召四鎮諸胡酋長謂曰。昔在西

○行儉嘗言○撫士貴誠制○敵尚詐此○皆用詐處

州。縱獵甚樂。今欲尋舊賞。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

因利省○勞仰班○超○三○十○六○人○故○智○

行近得萬人。行儉陽為畋獵。較勤部伍。數日。遂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閒暇。似非討襲。續使促召相見。都支先與李遮匐約秋中拒漢使。漢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為漢人。猶漢時匈奴謂漢人為秦人也猝聞軍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擒之。因傳其契箭。契箭夷狄無符信。以箭為契信。西突厥沙鉢略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

統之人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左五咄陸部置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十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悉召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齎晝夜進掩遮匐途中獲都支還使與遮匐使者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使先往諭遮匐以都支已就擒遮匐亦降于是囚都支遮匐以歸遣波斯王自還其國留王方翼于安西使築碎葉城

初欲禽都支遮匐非送波斯王也故遣之使還

碎葉城焉耆都督府治所

芑山氏曰斬樓蘭故智耳王者聲罪致討不如是

本朝陳仁錫以此爲奇謀非也獨行儉傳契箭召酋長一事稍合機宜古方略故存之

裴行儉討突厥

唐永隆元年、裴行儉大破突厥于黑山、黑山在大同府城西北四百五十里古豐州境與雲內州夾山東西相連禽其酋長奉職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行至朔川、謂其下曰○用兵之道撫士貴誠制敵貴詐前日蕭嗣業糧運爲突厥所掠先是嗣業以大雪不設備故突厥襲之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爲此謀宜有以詐之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陌刀大刀也一本作勁銆廣韻注銆莫白反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于險要以待之虜

○兩○言○括○盡○兵○要○○

○制○虜○在○伏○兵○

果至羸兵（餌虜）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邀截出虜不意）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不敢近軍至單于府北抵暮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伍安定戒）諸將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故行儉笑曰自今但從我命不必問其所繇知也（此愚士卒之法）奉職既就禽餘黨走保狼山（狼山歌邏祿右廂部落所居）詔戶部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芑山氏曰。兵家變化。在虛實間。槩用虛亦易測。行儉詐爲糧車。每車伏壯士。此全用虛也。愚謂行儉自虛車三百乘外。宜實用糧車數乘。棄以餌虜。令虜深信不疑。然後壯士乘間出擊。此實中虛。虛中實也。然行儉當時因突厥曾掠蕭嗣業糧。故因其貪而誘之。此又因敵制勝之道。虜雖猾。不能出行儉彀中。善兵者當以是爲法。至于移營非行儉奇計。特逆知風雨暴至耳。

惟適氏曰。惟伏兵險要以待之。方有殺獲之功。若

徒使躍出驚走○便同兒戲○此兵家所以有前著○不可無後著也○

唐休璟議廢豐州

唐弘道元年、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豐州都督崔智辨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在豐州北河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始平人練習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土宜耕牧隋季喪亂遷百姓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二州名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

晏公類要云以麻絙巨木分棚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而祈農桑也

等州人不安業非國之利也乃止

芑山氏曰國家障隘凡居虜衝者皆宜設備防患不可驟廢耕牧之利尤當貸以實邊觀休璟豐州之議可推○休璟在中宗朝與韋巨源並爲宰相中宗與韋后御梨園毬場命大臣拋毬及分棚拔河休璟年已八十隨戲踣地久不能與此可謂名教掃地矣古方略錄其議不以人廢言耳

陳子昂諫擊生羌

垂拱中、太后（高宗后名曌）欲發梁鳳巴蜑（蜑音袒梁鳳二州名巴蜑皆南夷種名或云南方有巴人有蠻蜑人巴人好歌名踏蹄蠻蜑人事鬼伐鼓以祭祀叫嘯以與哀詰朝爲市日未午交易而退）自雅州開山通道擊生羌、擊吐蕃、正字陳子昂上書曰。雅州邊羌（貞觀五年置雅州以處生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盜。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將蜂起爲盜。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綱目削此非是）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

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臨道。使其收犇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况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盗生其中矣。且役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見

夷久矣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鎮
茲。放璉勤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
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饑。關隴敝。謂關中隴右而狥貪夫
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繇黷
兵。願陛下熟計之。既而役不果興。

芑山氏曰。或云此以窺瞷爲諫術。知言之無罪也。
愚謂子昂持論甚正。足以爲後世黷征之戒。非窺
諫可同日語。

狄仁傑任用契丹將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緝索、緝索韻會注緝音楫以索罥物也罥扃縣反縮也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爲所緝、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竝驍勇絕倫。能盡力于所事。必能盡力于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〇非徒撫之而〇已
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于國。豈爲身謀。〇根〇後〇世〇人〇臣〇不〇識〇此〇義〇
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鈐

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力。臣何功之有。固辭不受。

芑山氏曰。仁傑必逆料其可用。非僥倖成功者。當日仁傑雖撫之以恩。而駕御在其中。賢者自不可測。

韋湊諫募兵遠征

唐玄宗（睿宗第三子諱隆基）開元三年、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絡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遞馱沿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及熟食、玄宗勅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爲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嘗宜充實以強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邊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

戶口漸少涼州以往沙磧悠然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毋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較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中國疲耗今論帝王之威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爲不然旣而虔瓘卒無功

芑山氏曰凡慮內事外欲僥倖而卒鮮效者當以虔瓘爲戒韋湊言是

張孝嵩救拔汗那

唐開元三年、西域八國請降、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勢、玄宗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古烏孫）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大食西域國在波斯國西都婆羅門）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犇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林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龜茲西域國名）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

城、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罽音記織毛爲罽）（後復、用孝嵩爲都、護著名西域）等八國、皆遣使請降、會有言其贓汙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芑山氏曰。救烏孫。威西域。皆所以扞外衛內。與挑釁倖功不同。或以此罪孝嵩。非也。

烏承玼按兵觀變

唐開元二十年、信安王禕帥裴耀卿、及幽州節度使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詐遁去、平虜先鋒將烏承玼（承玼爲承恩族弟張掖人）言于含章曰、二虜劇賊也、前日遁去、非畏我、乃誘我也、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從、與虜戰于白山、果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出虜不意）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契丹大臣名）遠遁、奚酋李詩高（奚國酋長）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芭山氏曰、承玼有智略、別引兵出擊、可謂因敗爲

功。

惟適氏曰。承玭別引兵出擊。所以救含章之誤也。當其言之不從。承玭已籌度在中矣。傳云師克在和。卽承玭此舉可見。使承玭憾其言之不用。而樂觀其敗。則虜且得氣去。薛等何功之有。後世任事者宜以承玭爲法。

余　垣
孫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卷之三終